

前 言

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我们身为社会党人，应如何与之适应，这是个中心问题，也是我们探讨的问题中的关键问题。

我们的思想观点和信念要置于何种地位？我们主要的方针难道仅局限于管理政府？难道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思想现在不会影响我们的纯洁性？是否应该改变这种情况？当然必须改变，然而这只能依靠我们。要保证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途，任何人也不能取代我们。社会主义的前途是我们讨论的首要目标。

我们通过的新的原则宣言，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法”、“身份证”，这个原则宣言一方面确认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的连续性、同时也指明如何适应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

但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总有其历史背景。本书致力于说明社会主义特色，其出版正当其时。本书有助于编写“工人运动史”，这是我们社会党人今天十分需要的。

这部言简意赅的作品描述了思想的冲突、当今的现实、标志社会主义在我国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对那些对历史上这段激动人心时期感兴趣的人来说，本书将对丰富他们的思考力不无裨益。在我们这个星球不断发生“爆炸”时刻，阐明这点极为必要。

3月18日是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纪念日，那些为自由和

反对不平等而斗争的人们曾英勇牺牲，值此社会党代表大会在 3 月 18 日闭幕之际，人们难道不为之思绪万千？

皮埃尔·莫鲁瓦^①

引 言

“塞纳河的命运是灌溉巴黎抑任之流入大海？”

弗朗索瓦·密特朗于 1974 年 5 月 21 日^①

一旦政治上有风吹草动，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一连串主义震耳欲聋。

然而，随便贴上一个标签固然容易，但往往掩盖着对历史真实和思想状况方面知识的贫乏，因为每一个词都有它的含义。

且不说政治本来有坏名声，如今，在政治阶级里，“政客政治”一词不管它是否存在，总是商业咖啡馆里常听到的“政治是那种主义……”的同义词。

哲学家阿兰^②曾提到过，尽管那些人自称是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说站在右翼立场，只不过他们不敢承认而已。

总之，一方面是那些闭目不视和冷眼旁观的人，另一方面，有人既无确切信息又无文字根据却对政治乱加评论。不过，在某种体制下，这两类人都可能是选民，为了更好地进行普选，普选时应首先依据既精确又客观的信息和消息。

政党和工会的活动分子们自己是否真实地掌握这种信息？确

^① 摘自《稻草和谷穗》，1975 年版，弗拉玛里翁书店，第 281 页。

^② 阿兰（Emile Chartier Alain，1868—1951）法国著名哲学家。——译者

切地说，就最近一些情况表明，人们指出往往是感觉起了聚集作用，而这种感觉与他们关连的集团思想相关，是比较本能的和过分尾巴主义的，于是，甚至用作辩论的或用作赌注出现的材料都会被发挥，对熟悉内情的人来说，更甭说辩论本身可能是一种现象掩盖另一种现象的。

正像弗朗索瓦·密特朗曾指出：“社会党人的本质就是志同道合。此外，社会党人有同志情谊。当人们参加一个团体时，哪怕是某个派别分子，如果同意中心思想，团结互助情谊就会影响到其它部分。这就是集团精神，这即部落精神的从属物。由于社会党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哲学学说并提出过各种不同主张，并且历史总是支配现在，在用点线着重标出的文字中，人们可以在当今社会党身上找到一个半世纪的社会主义历史。”^①

如果很好地理解经常支配人们行为的有参考价值的体系，就可使那些更清楚看到政治生活的人人数扩大。如何才能摆脱任何偏见，在我们看来，那就应该向读者提供某种重要资料，并使赌注、思想辩论材料、事物发展过程和变换过程还其本来面目（但我们也难以保证会无意地放过其中一些偏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是提供政治思想运动史。

对某些个人和团体来说，这种资料谈到的本体是一种确认和自我定义^②，对所有包含有象征性^③的事物来说，这是“领圣体”。

对我们来说，这种本体就符合像历史那类象征性地联结的事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此时此地》，巴黎法亚出版社，1980年。

② 本体：莱维·斯特劳斯领导的讨论会，1974—1975年。格拉塞出版社，1977年。

③ 象征一词起源于一分为二的物体的识别标记，占有物的各方以此拼成整体。

物，历史发展了与当今价值观念的从属感情以及其它关联的标志。它与所有那些作为旗帜的形象有关，并使之聚合、团结。因而，这就表现在“奠基”文献和社会党组织章程内。

这种本体不仅是负责人的，它也代表共同思想，在某些人称作“左翼分子”和泛称为代表部分公众舆论团体中，此类思想有着深刻影响。

我们的调研领域集中在社会主义本体上。我们没有将极左政党和组织计算在内，也不包括过去称为“同路人”的共产党，我们与他们走的道路有分歧，在组织行动方式和改变社会条件方面有不同设想。

在这本简短的资料中，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谈及劳动者工会，自从 1906 年亚眠大会以后，劳动工会已成为政党管属的自治组织。这样做，我们又重新回到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是与列宁主义理论对立的，列宁主义将工会当作传动纽带。

历史，作为社会主义本体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不能用静态的方式进行构思的。不言而喻，历史正像我们叙述的那样，它是由 20 世纪的“诚实的人”对过去时代的描绘。在平静的纸面上，难以数计的重大事件和发表过重要思想观点的人物不可能一一描述。在 19 世纪末，当人们处于极度贫困境地、衣食不周时，革命暴力如何体现？不言而喻，确难以用今天的同一种价值观念作为衡量单位。要保持原样，本书实在力不从心。首先，要向读者推出历史简编，梗概，使其了解从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时期到今天的重大事件的脉络。第二个时期，我们收集一些资料，通过一些“基本文献”，即原则宣言，政治组织章程、内部规定等，更直接地弄清社会主义本体的发展。为了补充上述材料，我们也有兴趣，从社会党人

组织的全国大会和代表大会^①中，重忆主要辩论题目。我们也选择一些材料，介绍公众舆论称为“左翼思想”的主要属性。在雷恩代表大会（1990年3月15—18日）的关键问题中，可能是翌日的会议中，重新与社会主义命运相联系的愿望、或直截了当与历史相联系的愿望、与那些倾向于表达完全只是变革愿望的人，两者立场泾渭分明。毫无疑问，我们将坚决参加到那些不否认工人传统的人的行列，并站在承认历史的人一边，这种传统是从饶勒斯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延续到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法国社会党。要知道没有也不可能没有历史的社会主义。同样，严肃的政治企业管理学也不可能不考虑已确定的目标和已获得的成果。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由来

“社会主义是现代巨大的历史潮流。但是，2000 年的需要并不是 1900 年的需要。要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根，并通过事物不断运动的本性，表现出管理当今事物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行动的不可缺少的综合方针。”

弗·密特朗

社会主义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的地位——因为社会党在法国是第一个政治组织——要求人们将社会主义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定位，如果说社会主义一词本身的出现只能追溯到 19 世纪初期，它的直接先驱者们在 17 世纪末，即“启蒙时期”初期已有表达，而不是古代和中世纪共产主义乌托邦。

1. 关于定义

“社会主义”一词首先代表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对这个称号，用傅科的话来说^①，事实在先，道理在后。

傅科（Léon Foucault, 1819—1868），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译者

附录：社会主义的概念

“社会主义”一词可能是意大利作家吉利亚尼在 1803 年前后“创造”的。1822 年，英国的罗伯特·欧文^①在他的领地又用了这个词。1831 年 11 月，它在法国耶稣教报纸《播种者》出现。1832 和 1833 年，圣西门派报纸《地球》和傅立叶^②派新闻机关报《法伦斯泰尔》也用了这词。《地球》报记者、百科全书性杂志创办人皮埃尔·勒鲁在政治上发展了这一概念，他在 1848 年前不久写道：“真正的共和国，这就是社会主义！”

得到社会党人普遍同意的定义之一是伯特兰·罗素^③的定义：“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用民主方式实行土地和资本的共同所有制。它包含有指导的生产，其目的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产品的分配，如果不能实行人人平等，至少唯一的不平等只是用公共利益原因来解释的不平等。”

百科全书和词典的定义也与上述定义毫无不同。

“社会组织理论，意图通过协调组织，使利益、即公众利益超越个人利益。此理论与自由放任主义理论相对立。”

但是，除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每一种定义外，历史还承担使各种概念多样化的使命：作为民主的、国家的或党的社会主义，在它丰富的内容里，应经常减弱繁多的变种，这些变种实际上体现了方针

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曾创办纺织厂和纺织机器厂，实行改革。他有著作多种。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是贫富分化、道德堕落的根源。——译者

②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译者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译者

的分歧，甚至思想上的分歧。

对我们来说，应当掌握自 1971 年以来体现法国社会主义的定义。

弗·密特朗说，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寻找真正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这就意味着，给每个人和所有的人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责任、更多的知识。由国家掌握或控制大生产资料；合理分配利润；不懈的民族团结；结束阶级特权。

这也意味着坚决支持科学和艺术的创造力，维护自然界平衡，即真正的集体财富；在我国和世界上主张对话而不主张冲突。这种社会主义可能也是建立法国前途的最佳方式。”^①

2. 先驱者

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君主政体又被提出来讨论并受到抨击，其抨击的基本点是建立社会主义思想。伦理学家、乌托邦主义者、重农主义者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并以财产共同享受的好处取而代之。

维拉斯·达莱在《塞瓦兰人的乌托邦历史》一书中指出，自 1677 年起，国王塞瓦利亚斯的睿智已观察到财富和财产的所有制在社会里已造成巨大的区别（贪婪、妒忌、敲诈……）并要取消这种所有制，使土地和自然财富属于国家。

梅里叶神甫在 17 世纪末，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了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状况。他写道：“某些人享受荣华富贵，穷侈

弗·密特朗：《此时此地》，巴黎，法耶尔出版社，1980 年。

极欲，如同生活在天堂，相反，另外一些人受尽苦难，穷极潦倒，如同堕入地狱。他也主张应该取消私有制，根据他的主张，“要代之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平分财富的共同体。”

莫莱利编的《随处可见的被真正的智慧忽视和埋没的自然法规和真正的法的精神》一书，与让-雅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①一书同时期出版，在此书中，人们已有未来的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莫莱利谴责了财产、占有欲望和私人利益。他制定了共同体的整套法规，以用来聚集劳动者。他揭露当时的社会状况，他写道：“专横的机构主张规定一种只为某些人经常享用的安宁生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兴旺发达，鸿运高照，而让另外一些人受苦、干活，这种区分使一些人悠然自得，游手好闲，却使其他的人对强制性义务感到反感和厌恶；总之，人们称之为懒惰的弊病，以及其它种种贪婪欲望，皆起源于此类穷侈极欲的痼疾，这也是大部分社会恶劣结构的非常正统的产物，这些社会正是人类本性所屏弃的。这种败坏的根源，也就是私有制。”

1754年出版的卢梭所著的《论人类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曾描绘社会的乖戾弊端的深度，他写道：“财产产生于土地劳动，由于个人收益的不平等，使得财产分配也产生不平等。”

富人们强制立法以用来维护权力。于是，财产并非天然存在……第一个来到的人围起一块地，毫无顾忌地说：这是属于我的，我是文明社会的奠造者。多少罪恶、多少凶杀、多少贫困、多少恐怖，这些都不能使人类躲开那些填沟拔桩的人；他们向同类呼喊：

^①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哲学家和社会政治思想家。本书为其主要代表作。——译者

不要听从这个骗子，如果你们忘记果实应属于全体人、土地不应属于某个人，那你们要完蛋了。”

基于这种分析，卢梭在社会契约中将个人的愿望、幸福与集体的要求予以调和。他认为，财产是社会契约的基本点，国家应根据共同福利原则予以调整。

“重农学派”^①实践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第一个分析观点。弗朗索瓦·魁奈、杜邦·德·内穆尔、梅西埃等认为，世界是由通用秩序支配的，这种秩序以农业为优先。总稽核雅克·杜尔哥在 18 世纪指出：“工人工资仅能满足维持生存的需要，由于竞争，劳动价格总是大约维持严格的最低生活水平。”内克也承认：“业主们只付给最微薄的工资。”

由于农民和市民的压力，产权被另做定义。革命正在推进。

1789 年 8 月 26 日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 1 条宣布：“在权利上，人类生来、而且永远是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差别的不同只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但是在第 17 条中，这种自由是与财产不可分割的，财产的定义是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国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合理地事先给予补偿，方能对财产权提出要求。”

然而，对财产的抨击开始露头。例如，在 1792 年，埃唐普附近一乡村教士多利维埃，向议会递呈请愿书：“看来，社会的恩惠应主要授予社会服务中最辛勤最艰苦的人，拥有大自然最完美部分的应该是尽力使自然丰产的人。”

^① 经济学说魁奈为《经济表》作者，该书出版于 1758 年，这派学者偏重农业，认为农业是财富唯一来源。

然而，事情恰好反其道而行，许多人一无所有，从他们出生之时起，连一片面包也没有，这本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这当然不是造物主的错误。但是，这是很多政策铸成的大错，而我们的社会法律皆基于这种大错。确实，那些人们称作地主的人，只不过是一些从法律得到好处的人。只有国家才真正是土地的地主。

邮局职员瓦尔莱，代桑圣母院前主教、格拉维埃“短裤党小组”成员雅克·吕领导的“忿激派”要求平等享受权。1793年，雅克·吕在国民公会责问：“你们住在山上^①，你们总是无动于衷吗？你们不要怕招惹富人的仇恨，也就是说惹那些坏蛋；为人民幸福要不惜一切牺牲……我们要告诉你们，你们没有为人们尽力，当一伙人能使别人挨饿而不受惩罚，那自由不过是个幻影。当富人独断专行，掌握人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平等也是一句空话。”

罗伯斯庇尔也想限制财产权，“社会法律首先是保障社会所有成员的生存资料的法律。给予人们必需食品与生命本身同样神圣。一切用来维持生命的必不可少物品也是全社会共同财产。只有那些剩余品才是个人财产……损害同类生命所作的投机不是买卖，而是强盗行径，是兄弟残杀行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最能代表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中，其中之一是格拉许斯·巴贝夫。他是税务局职员的孩子，是一位作家，丈量员，几何学家，法律解释人^②，从1794年起，他在《人民论坛或人权保卫者》上发表文章。1795

^① 隐封山岳党人（与吉伦特派相对立的国民公会左翼），忿激派是“左翼人士”，在国民公会中设有席位，但在巴黎公社的总委员会中有代表。

^② 即封建法专家，负责找寻或重新实施“土地赋税簿籍”或授与领主权的条例汇编。他看到了贵族的贪婪行径，从此，为废除作为封建制度继承人的领主的权利而斗争。此事在1789年8月4日得以完成。

年，他发表《宣言》一文，宣言写道：“社会的目的是共同幸福，革命应赋予每个人平等的享受权。个人财产（不平等的根源）和分享财产（或土地法）都不能保证这种平等，应该建立一个共同行政机构，取消个人财产，强使每个人将其劳动果实交付公共仓库。

然后，个人财产应由分配机关以最公平方式发放。”

巴贝夫的论点包括在 4 项文件中，其中最主要的为《平等者宣言》，1796 年，他建立一个旨在推翻有害的社会秩序的地下组织。1828 年，巴贝夫的门徒邦纳罗蒂出版了巴贝夫的《为了平等的密谋》一书，使巴贝夫的名字为众人所知。

19 世纪初，克洛德·亨利·德·鲁弗鲁瓦，即圣西门伯爵、指出他的时代是价值观念颠倒的时代。旧的价值观念是以财产和出身为基础的，如今已经过时。新的价值观念则是依据经济和技术：在科学、技艺、行业中，人们可找到这种新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应该领导国家。历史是以各个阶段的连续呈现的，而过去各个阶段表现出来的是人剥削人；如奴隶制、农奴制、工资制。大多数劳动者受有闲阶级剥削。

他由此得出结论，“黄金时期”并不是在过去，“黄金时期就在我们面前”。应该组成一个工业国家，使人类能确实掌握自然界。国家掌握生产资料用以协调生产和消费。总之，是精英们（学者、经济学家、技术专家）领导社会的变革。“各尽其能，按劳取酬。兄弟情谊统率所有组织和所有国家，使最贫困阶级的福利得以增长。”

圣西门死后，其门徒聚集一起。为了宣传他们的理论，他们创办了《生产者》报，购回《地球》报，他们召集会议，创立联谊会。1830 年，他们的《宣言》同时屏弃财产共同体和财产平分制。他们要求废除出身特权，特别是遗产继承权。

在 19 世纪初，夏尔·傅立叶指出，消费者是受剥削的，因为他付的价格是超值的。这种看法，导致傅立叶去揭露社会经济组织。

“工业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穷人的不断贫困，富人的舒适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就是靠国家武力、宗教的畏惧心理、道德上的强制来维持这种罪恶。

只有自由和普遍的结社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谐的生活。还要考虑人类本性，其基本因素存在于欲望，并构成人的本质。”

傅立叶宣告了劳动的权利：“在过去几个世纪，吹毛求疵地讲人权，却不考虑承认最基本的权利，即劳动权，如果没有劳动权，其它权利等于空谈。”

傅立叶主义另一个方面是妇女解放。“妇女自由的进步表明了时代的进步和变化，而妇女自由的减弱则表明了社会的衰败。”

在 1830 年至 1848 年间，被称作社团学派的傅立叶学派扩大了影响。维克多·孔西代朗明确了这个学派的定义。他想把社团性的党派朝劳动和社会正义的组织方面发展。

“资产阶级不承认大革命并未结束，也不承认它将经常发生，直至新社会来临。”然而，他捍卫一种“不推翻、不粉碎，但要改变”的理论，他在公社里看到“社会工场，外省的、国家的、全体社会的最基本的成份。”

傅立叶认为：“当生存条件都没有保证时，自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1830 年 7 月，“光荣的三天”^①标志着工人阶层已在法国涌现。

^①“光荣的三天”指 1830 年 7 月 27—29 日，为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国王查理十世的日子。——译者

1831 年，里昂的“红十字”丝织工人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

起义者没有领头者，也没有纲领，在黑旗后面，他们高呼“为劳动而生存 为战斗而死亡。”

第一次运动的失败激励工人更好地组织起来。

对“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进行了调查。

1834 年，维尔纳夫—巴尔热芒出版《贫困原因之研究》一书；1839 年，维尔梅关注着纺织工人状况。后来，像阿道夫·布朗基或让—巴普蒂斯特·萨伊^②等经济学家研究工人阶级或“实业”。整个思想、分析、思考的潮流都关心工人的命运。

过度的劳动、减低了工资、悲惨的住所，这些情况使调查者感到震惊。

路易·布朗在他 1840 年出版的《劳动组织》一书中描绘了工人状况的景象。

“我们反对的工业体制最丑恶的现象的结果之一是孩子们拥挤在工场。在法国，在纺织厂或其他工业设施中，人们雇用各种年龄的孩子；我们在那里看见过 5 岁和 6 岁的孩子。对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劳动工时数是一样的；在纺织厂，除去在商业危机时，每天工作时间从来不少于 13 个小时半。”

奥古斯都·布朗基是巴贝夫的门徒，他揭示了工业革命的凶暴：“这种地狱，里昂事件已在我们眼前揭露无遗！……不仅在里昂，工人到处受税收压榨而死亡，在饥饿线上挣扎，甚至连气也喘不过来。”

奥古斯都·布朗基之兄弟。

^② 萨伊(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概论》、《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译者

但是在 1848 年以前，大多数社会主义思想家信赖的是某种神圣意志，问题是建立或重建这种意志。最初的基督教团体所过的那种原始基督教生活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模式。在圣西门时期，康斯坦·J·佩克尔在 1844 年出版了《神的共和国》。他承认经济优先于政治，在改变人际关系和改善劳动条件后，阶级斗争可以消除。“保留贫困群众，即会有永不休止的骚乱。”他说，应该组织生产合作社以使生产社会化，用管理遗产的办法防止发财。国家应该是唯一的产权人和企业家，因为国家代表了人民。对国家来说，任务的分配应建立在公民之间的某种竞争基础上。但是，各种职务都应该同样给予报酬。

政教分离论狂热的拥护者费利西秦·罗贝尔·德拉默内神甫，提出自由的、社会的天主教教义。在 1834 年出版的《教徒的话》一书中，他揭露了社会组织。

“事实上，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其关系和古代时主人和奴隶差不多是同样的……主人掌握现代奴隶的锁链和鞭子，那就是饥饿……经过 18 个世纪的基督教以后，我们今天还生活在异教徒的体制中。”这部著作几乎立即受到教皇的谴责。

艾蒂安·卡贝不同意将暴力做为一种达到共同体式社会的手段：“当人们认真和热诚地深入考虑这个问题时，就可以知道社会可以用民主原则组织起来，即在平等和博爱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直至终于确认财产共同所有制。建立在教育和公共或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体，对天灾人祸是全面保证，并便于相互帮助；只要人们参加适度劳动，人人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也可得到保障；这种共同体也是实行平等和博爱、防止贪婪和野心、消除竞争和对抗的唯一社会组织体制……它能保证和谐与和平，最终使人类子

孙万代幸福平安。”按卡贝的思想，说服、宣传、博爱将战胜暴力。

《伊加利亚旅行》一书具体体现了卡贝的思想，从 1840 年至 1848 年，此书 5 次再版。此外，《民众报》在当时发行特刊，印数达 27000 份。榜样就是最好的宣传，一些伊加利亚式团体在法国一些地方和国外纷纷成立，但未获巨大成绩。

附 录

(1) 巴贝夫和平等者宣言（1797 年）

我们今后主张，我们出生时是平等的，活着和死时也是平等的：我们要真正的平等，否则毋宁死。我们为了得到这种真正的平等，将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平等，让阻拦我们的一切见鬼去吧……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另一次更大更隆重的革命的先导，而这种革命是最后的革命。

国王们和教士们勾结起来反对人民，人民已经踏着他们的尸体前进：新的政治恶棍还会坐在前任的位子上。我们最需要的难道不是权利的平等吗？我们不仅需要写在人权和公民宣言上的平等，我们要在我们生活中的平等，在我们家里的平等。为了平等，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为了坚持得到独一无二的平等，不惜摧毁一切。”如果需要的话，让一切艺术消亡吧，为的是给我们留下真正的平等？……

土地法或分享农田是那些没有道德原则的士兵、由本能而不是理智推动的一伙人瞬时的心愿。我们趋向于更公正的东西，即共有财产或财产的共同所有制。不要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祈求、希望的是共同享受土地果实：果实属于每个人。我们宣布，我们不能再忍受大多数人劳动和为人效劳，让极